

太虛大師與印順法師之師生關係問題辨正

王慧軍*

摘要：

太虛大師與印順法師是二十世紀漢傳佛教兩位傑出思想家，印順法師一直受太虛大師思想的影響，並追隨大師為復興中國佛教而努力。印順法師雖受太虛大師法乳之恩，但其佛學思想則頗具「愛吾師更愛真理」的理性特質，而太虛大師本人對這種思想差異，亦體現出對後輩的極大包容。二位大師的這種「和而不同」之關係，實為 20 世紀佛教史上的一段佳話。不過，由於印順法師所撰《印度之佛教》一書曾引發與太虛大師的法義之辯，這本是一次正常的學術思想討論，卻常常被後來反對印順法師佛學思想的人故意曲解，試圖引發人們對兩位大師思想與關係的錯誤解讀，這種曲解在 2016 年底的「惠山會議」中達到頂峰。因此，在兩位大師努力推動的人間佛教思想深刻影響漢語系佛教的今天，理當正本清源，還原事實，正確認識兩位大師之間的師生關係。

關鍵字：太虛大師、印順法師、人間佛教、師生關係

* 自由撰稿人

Clarifying the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Master Tai-xu and Master Yin-shun

Wang, Hui-jun *

ABSTRACT:

Master Tai-xu and Master Yin-shun were two prominent thinkers in Chinese Buddhism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Master Yin-shun had always been influenced by the thinking of Master Tai-xu and followed him and revived Chinese Buddhism with efforts. Indebted to Master Tai-xu, Master Yin-shun's Buddhist thoughts had the traits of reason, which means he loved his Plato, but he loved Truth more. Master Tai-xu himself also showed his great acceptance for this young generation about their difference in thinking. That the "harmony but differ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se two masters became a story in the history of 20th century Buddhism. However, Master Yin-shun's book, *Indian Buddhism*, had ever raised the debate on the meaning of dharma with Master Tai-xu, which was originally a normal academic discussion of thought, but the debate was lead to be deliberately misinterpreted and be misread the thought and relationship of these two masters. This distortion culminated in the "Huishan Conference" at the end of 2016.

Therefore, today Chinese Buddhism is deeply affected by the thought of Buddhism in the human realm, promoted by Master Tai-xu and Master Yin-shun, clarifying matters and getting to the bottom of things, we should

* Free-writer

disclose the truth to be able to truly understand this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se two masters.

Keywords: Master Tai-xi, Master Yin-shun, Buddhism in the human realm,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2016年10月29日、30日，無錫惠山寺發生了一場精心策劃的「批印大會」。該會多篇論文中援引太虛大師對印順法師著作《印度之佛教》的批評作為論據。¹在這些批印「幹將」中，蔣勁松先生早曾寫過〈中國近代佛教史上一場重要的路線鬥爭——太虛大師對印順法師《印度之佛教》的評議略述〉一文。蔣先生的文章給讀者製造了一種錯覺，讓人們誤以為太虛大師一直在堅決反對印順法師，這一點顯然是對史料斷章取義式的嚴重歪曲，故筆者仔細梳理了相關文獻，以期對太虛大師與印順法師之師生關係問題進行辨正，希望能清晰地還原這一段基本史實。

一、太虛大師與印順法師彼此的過往

（一）《印度之佛教》義辯前的太虛大師與印順法師

印順法師與太虛大師是同鄉，太虛大師出家為僧時，印順法師剛剛出生，開始入佛門讀佛書時，太虛大師已經遊歷歐美弘法歸來。印順法師在家時期讀到的佛書《居家士女學佛程式》是太虛大師所著。

1931年，印順法師寫了三篇文章：寫第一篇〈抉擇三時教〉時，所用的技巧來自太虛大師，文章發表在大醒法師主編的《現代僧伽》，太

¹ 《第二屆佛教義學研討會論文集》上冊十三篇論文中，有十篇援引太虛大師對《印度之佛教》的批評，分別為：周貴華，〈釋印順佛教研究和佛學思想略觀——從反思的角度看〉；馮煥珍，〈釋印順「人間佛教」思想的省思〉；釋明舒，〈己意進退還是回歸本懷？解偏重構還是打落凡塵？——評釋印順的所謂「佛學思想」及其「研究」方法〉；明賢法師，〈固本與開新——由印順法師「人間佛教」理念引發的思考〉；張昌盛，〈現代性視域中的人間佛教思想——印順法師佛教思想簡論〉；張愛林，〈試論印順法師與太虛大師若幹佛法理念之差異〉；釋道法，〈印順法師「人間佛教」史觀述略〉；蔣勁松，〈再論印順法師的人間佛教思想〉；張少科，〈論釋印順「人間佛教」思想對解脫本懷的背離〉；李光起，〈對印順法師「大乘非佛說」的反思〉。

虛大師看後寫信鼓勵。第二篇〈共不共之研究〉於《現代僧伽》發表，太虛大師看到後，立即寫了一篇評論文章〈評印順共不共研究〉發表在《海潮音》上，予以鼓勵。第三篇文章〈評破守培上人讀唯識新舊不同論之意見〉發表後，太虛大師在文章中看出他仗理直言的性格，感覺到他的不凡，因此特意給大醒法師寫信，讓他多照顧印順法師。要知道，直到此時，太虛大師與印順法師從未見過面，但卻在佛法的思路和義理上，通過文章結緣了。

1932年夏天，印順法師回到普陀山開始了第一次閱藏。由於所閱版本為《乾隆大藏經》，內中所刊三論章疏較少，所以一年半後，1934年剛過了春節，為了閱讀《大正藏》中的三論章疏，決定前往武昌。去武昌前先到奉化雪竇山，禮拜了太虛大師，這是師生二人第一次見面。四月，印順法師與太虛大師產生了誤會，並持續了一年多時間，這是由於留日學生墨禪談玄等與日本人擬成立「中日佛教學會」，前去雪竇山拜訪太虛大師。印順法師認為：

日本軍閥的野心是不會中止的，中日是遲早要一戰的。處於這個時代的中國佛教徒，應愛護自己，不宜與特務化的日僧相往來。²

印順法師不同意太虛大師在大是大非問題上的模糊意見：

時中日國交，內則趨險惡，外則敦睦邦交。大師唯以適應與否為是非，故於中日佛教學會，並不以為是而起圖之；少數留日弟子之起而組織，亦未嘗以為非而誠之使絕。³

² 印順，《平凡的一生》（重訂本），見《印順法師佛學著作集》41冊（新竹：印順文教基金會，2006年光碟版），頁12。以下印順導師著作皆出於光碟版。

³ 印順，《太虛大師年譜》，見《印順法師佛學著作集》13冊，頁384。

對於師生二人的這次誤會，劉成有在《佛教現代化的探索——印順法師傳》中寫道：

他把自己的想法與不滿，統統寫成書信，不斷向太虛大師上書，措詞自然也有點過火不客氣。收到了印順的信，太虛大師心中肯定也很煩惱，不過他並沒有回信說明，而是採取了「不理」的方式處置。這樣一來，印順法師更加氣憤，「忘了善知識激發策勉的恩德，斷然離開了大師。閉門閱藏，過著忘世的生活」。一直到太虛大師圓寂後，印順法師整理太虛大師文稿時，才逐漸體會到太虛大師隨緣弘化的處世特點以及當時的苦衷，對太虛大師的不滿，也就變成了內心的懺悔。⁴

與太虛大師發生誤會之後，印順法師一直在普陀山專心閱藏，直到1936年底圓滿心願。法師在八十歲時所著《遊心法海六十年》中，對這次閱藏做了一個總結：

從所讀的大藏經中，發現佛法多采多姿，真可說「百花爭放」，「千岩競秀」！這是佛教的大寶藏，應該是探求無盡的。⁵

閱藏後，輾轉來到重慶北碚漢藏教理院任教，並遵太虛大師囑咐，一方面為法尊法師所譯經典潤文，一方面與批評佛教的學者論辯。印順法師的文章不斷在《海潮音》刊發，時時顯露出不同的觀點，太虛大師也都會採用刊登，但也總會言簡意深的勸他「也可以不必這樣說」、「點到為止」、「不要刻畫太甚」。

太虛大師對印順法師的佛學思想也越來越瞭解，如大師在1941年

⁴ 劉成有，《佛教現代化的探索——印順法師傳》（台中：太平慈光寺，2008年），頁86。

⁵ 印順，《華雨集》第五冊，見《印順法師佛學著作集》29冊，頁10。

給法尊法師寫信中說：

院中恐將近開學了！我在專修班的兩鐘點，請印順法師講其唯識學探源或人間佛教，均可。如印師另能多講，尤好！不能多，則此兩點鐘便可。⁶

太虛大師不但請印順導師代他講課，更請為演培等高水準學僧私室授課。

（二）對《印度之佛教》的不同理解

1942年，印順法師寫了《印度之佛教》一書，太虛大師於同年十月寫了〈議印度之佛教〉一文表達不同意見，印順法師回覆〈敬答〈議印度之佛教〉〉；第二年八月，太虛大師寫了〈再議印度之佛教〉；最後，印順法師寫了一篇〈無諍之辯〉，表示只是個人的見解，不敢勞累大師，結束了辯論。太虛大師的〈議印度之佛教〉與〈再議印度之佛教〉收錄於《太虛大師全書》第十六編，印順〈敬答〈議印度之佛教〉〉一文收錄於《妙雲集》下編《無諍之辯》一書中。

透過相互辯論的文章看二人的分歧，主要集中於兩點：一是對人間佛教的理解差異；二是性空與真常在印度出現的先後以及取捨不同。

印順法師的人間佛教有兩個來源，一是來自太虛大師的啟發，在《妙雲集》下編第一冊《佛在人間》一書中說：

太虛大師在民國十四五年，提出了「人生佛教」。在抗戰期間，還編成一部專書——《人生佛教》。大師以為：人間佛教不如人生佛教的意義好。他的唱道「人生佛教」，有兩個意思：一、對治的：因為中國的佛教末流，一向重視於——一死，二鬼，引出

⁶ 太虛著，印順編，《太虛大師全書》26冊（新竹：印順文教基金會，2006年光碟版），頁83。

無邊流弊。大師為了糾正他，所以主張不重死而重生，不重鬼而重人。以人生對治死鬼的佛教，所以以人生為名。……二、顯正的：大師從佛教的根本去瞭解，時代的適應去瞭解，認為應重視現實的人生。「依著人乘法，先修成完善的人格，保持人乘的業報，方是時代所需，尤為我國的情形所宜。由此向上增進，乃可進趣大乘行。使世界人類的人性不失，且成為完善美滿的人間。有了完善的人生為所依，進一步的使人們去修佛法所重的大乘菩薩行果」。⁷

第二個來源是《增一阿含經》與廣《律》，如《華雨集》第四冊〈契理契機的人間佛教〉一文中說：

在國難教難嚴重時刻，讀到了《增壹阿含經》所說：「諸佛皆出人間，終不在天上成佛也」。回想到普陀山閱藏時，讀到《阿含經》與各部廣《律》，有現實人間的親切感、真實感，而不是部分大乘經那樣，表現於信仰與理想之中，而深信佛法是「佛在人間」，「以人類為本」的佛法。⁸

印順法師的人間佛教思想，先受到太虛大師的啟發，後在閱藏時，受到《增一阿含經》及廣《律》的啟發，這也正是太虛與印順人間佛教思想差異之所在。

對於性空與真常在印度出現的先後以及取捨不同。印順法師在《妙雲集》下編《華雨香雲》中說：

我以為大乘佛教，先是性空唯名論，次是虛妄唯識論，後是真常唯心論。我從佛教流行的情況說，從佛教思想盛行的主流說。但大師以為：先真常唯心，次性空，後唯識。大師雖承認說一切空

⁷ 印順，《佛在人間》，見《印順法師佛學著作集》14冊，頁21。

⁸ 印順，《華雨集》第四冊，見《印順法師佛學著作集》28冊，頁4。

的經論，比之說真常不空的（如來藏、佛性），盛行的時期要早。但真常唯心為佛果的圓滿心境，為一切佛法的根本，所以應列於最先。」⁹

這次因《印度之佛教》引發的師生二人的精彩法義辯論，是建立在無諍基礎之上的，也從這次辯論之後，師生二人更加相互理解，這在《印度之佛教》義辯之後表現的更明顯。

（三）義辯後的太虛大師和印順法師

1944年，印順與妙欽法師合編《中國佛教史略》，太虛大師發表了〈論中國佛教史〉表達了不同觀點，但還是把學生的這本書介紹給正中書局出版。

1944年秋天，印順法師在漢藏教理院講《阿含講要》十三講，講稿陸續發表在《海潮音》，1949年整理成《佛法概論》出版，其中的第三講到第十二講，就是《阿含講要》的內容。在文章中對人間佛教進一步闡述：

佛法以有情為中心、為根本的，如不從有情著眼，而從宇宙或社會說起，從物質或精神說起，都不能把握佛法的真義。
 ……人在五趣中，位居中央。上有快樂的天堂，下是極苦的地獄；兩旁是畜生與餓鬼，雖在此人間，但遠不及人類。五趣各是有情的一類，而人為五趣的中心，為有情上升下墮的機紐。
 ……五趣中，平常以為天上最好，地獄最苦，這是一般宗教的傳統見識。怕墮地獄，求生天國，是他們共同的要求。佛法獨到的見地，卻以為人間最好。這因為一切有情中，地獄有寒熱苦，幾乎有苦無樂；畜生有殘殺苦，餓鬼有饑渴苦，也是苦多於樂。天

⁹ 印順，《華雨香雲》，見《印順法師佛學著作集》23冊，頁306。

上的享受，雖比人類好，但只是庸俗的，自私的；那種物質欲樂，精神定樂的陶醉，結果是墮落。所以人間最好，經中常說「人身難得」的名言。《增舍》〈等見品〉說：某「天」五衰相現——將死時，有「天」勸他說：你應求生善趣的人間。人間有什麼值得諸天崇仰呢？經上接著說：「諸佛世尊皆出人間，非由天而得也」。這即是說：諸佛皆在人間成佛，所以人為天的善趣，值得天神的仰慕。

……諸佛皆出人間成佛，開演教化，使人類同得正覺。佛法不屬於三途，也不屬於諸天，惟有人類才是佛法的住持者，修學者。人生如此優勝，難得生在人間，又遇到佛法，應怎樣盡量發揮人的特長，依佛陀所開示的方法前進。在沒有完成正覺的解脫以前，必須保持此優良的人身。¹⁰

《阿含講要》得到太虛大師的理解與認同，讚歎為《海潮音》一年以來最好的文章，並親自頒發了獎金。這也是太虛大師對印順法師人間佛教思想充分理解後做出的肯定。

抗戰勝利後，逃難到大後方的各省人士，都渴望能早日返回故鄉，印順法師也不例外，但由於交通工具缺乏，只能慢慢等。就這樣一直等到1946年春天，才和演培、續明等法師一起離開北碚漢藏教理院，一路東歸。到開封後，印順法師病倒，在鐵塔寺養病，演培法師繼續東歸，直到上海，去拜見太虛大師。演培法師在自傳《一個凡愚僧的自白》中寫到：

大師停了一會，突問：「聽說印順法師與你們同回，為什麼不見他來？他的身體怎樣？」我回答說：「大師慈悲，印順法師確是同回，因途中太辛苦，到開封忽病倒，淨嚴長老及續明同學，說印順不能遠行辛苦，留在開封醫療靜養，我們本欲也在那兒侍奉，

¹⁰ 印順，《佛法概論》，見《印順法師佛學著作集》8冊，頁44-57。

他要我們先回，該處有續明同學照顧，我們放心就先到上海。」
 「啊！他病了，如知他病癒消息，告訴我，他在漢院對你們私人授課，諒得法益不少，他在佛法思想上有他特見，在今天佛教中，需要這樣僧才。」
 「從大師所說，不但很關心導師身體，對導師思想也很重視，無怪要我們在漢院從印師學。」¹¹

從《印度之佛教》無諍義辯後，太虛大師對印順法師的佛法思想有了更深程度的瞭解，也明白漢傳佛教的復興，需要印順法師這樣對佛學有獨特見解的人。

從印順法師入於太虛門下寫文章表達觀點開始，到因日本佛學會產生誤會，太虛大師請印順代為講課、私室為演培法師授課等，再到《印度之佛教》引發辯論，到《阿含講要》的理解與認同，兩位大師雖各自表達觀點卻始終相互尊重，這種和而不同的風格，可說是處處可見。

二、同時代人對太虛、印順師生關係的認識

（一）演培法師如何看太虛、印順的師生關係

演培法師自傳《一個凡愚僧的自白》中，記載了作者去漢藏教理院求學的過程，可以從第三者的眼中，感受到太虛大師對印順法師的態度。

抗戰時期，演培法師等數人繞道香港、昆明前往漢藏教理院求學，在昆明禮謁太虛大師。到漢院後，教務主任法舫法師按照太虛大師的決定，安排演培等人做旁聽生。旁聽是因為太虛大師認為演培等人佛學基礎好，不必入班學習，因為那樣每門課都聽浪費時間，而是讓也們自由地選課去聽。這樣，演培法師等人在聽了法尊法師講的《菩提道次第廣

¹¹ 演培法師，《一個凡愚僧的自白》，見演培法師全集出版委員會編，《演培法師全集》44冊（梓官：演培法師全集出版委員會，2006年），頁120。

論》、法舫法師講的《俱舍論》之後，接到太虛大師來信，讓他們去向印順導師學習，這也是太虛大師在瞭解演培法師等在漢院的學習情況後，唯一指定親教師，讓他們去親近。在給演培法師等去信的同時，也給印順法師寫了一封信，要他專門為演培法師等授課，多啟發他們的佛教思想。演培法師說：

原因（太虛）大師深知印公，對佛法有獨到思想，深刻認識，希望我們從印公學，對佛法有些特殊瞭解。到此，我們對大師要我們旁聽，次命從印公學的慈悲恩德，固然留下畢生難以報答的心態，也對印公有了不同的看法，因師對佛法如沒有深入的理解，決不會要我們從師學習。¹²

太虛大師自從在昆明見過演培法師等人後，一直關心他在漢院的學習情況。演培法師接著說：

師（指印順）治學，始終抱著精嚴謹慎態度，對佛法每個問題的看法，從不絲毫游移含混，正因如此，所以著書立說，從不人云亦云，更不限於一家，亦不拘於一格，對於三藏教典，曾經博覽多次，而記憶力奇強，不論什麼重要論題，總能歷久不忘，得有輝煌成就！¹³

此後，按照太虛大師的指示，只要是印順法師與其他人的法義辯論、或對同學的開示與講課，演培法師都會去聽，唯恐失去任何一次聞法的機會。演培法師認為自己對佛法的理解，是源於印順導師的引導。

（二）大醒法師對印順的認識

¹² 同上註，頁 87。

¹³ 同上註。

大醒法師是太虛大師早期的得力弟子之一，1924 年秋天進入武院，正式成為太虛大師門下，並被大師賜名大醒。當時跟隨太虛大師出家的弟子，都以「大」為名，如大勇、大嚴、大剛等，沒有在太虛大師門下出家而被太虛大師賜名的，在大師的學生中，只有大醒法師一人，可見大師對大醒法師的重視。1928 年至 1932 年間，大醒法師主持南普陀與閩南佛學院，並創辦《現代僧伽》雜誌，發揮了護衛佛教的作用。印順導師求學於武昌佛學院時，大醒法師就是佛學院的院長。1930 年虛雲老和尚創建鼓山湧泉佛學院，請大醒法師為副院長並負責人事安排，大醒法師即推薦印順法師前往鼓山教學。

1947 年在雪竇山編纂《太虛大師全書》時，大醒法師是雪竇山的方丈，大醒法師邀請印順法師每天下午為學友們講說經論。在每次的講經中，大醒法師總會慎重的穿著海青，端身正坐，恭敬聆聽。要知道，無論年齡、輩份、僧臘，大醒法師都比印順法師高，但大醒法師尊法為師，不著外相，穿著海青恭敬自己的學生，為後學者作著表率。

李恒鉞居士在〈我從導師所學到的中觀〉一文中說：

第一，當然是謝導師。第二，是謝已滅度的大醒法師。在我沒聽說導師（的名字）以前，他對我說：你跟印順導師學，他是太虛大師座下我的同門師兄。說句實話，我給他的弟子作學生，都不夠資格。¹⁴

這就是太虛大師門下早期最主要弟子大醒法師眼中的印順法師。

（三）太虛門下弟子共推印順結集《太虛大師全書》

抗戰勝利後，太虛大師到南京，成了「佛教文化社」搜集太虛大師

¹⁴ 印順，《平凡的一生》（重訂本），見《印順法師佛學著作集》41 冊，頁 50。

言論著作，編為《太虛菩薩藏》，李子寬為社長，聘請重慶法尊，武昌葦舫、印順，南京塵空法師為編委。

1947年，太虛大師在上海圓寂，大師生前講述眾多，卻未能及時整理成冊，因此太虛大師法身舍利的結集整理被提上日程。續明法師在《太虛大師全書》編纂緣起中說：

此時大師弟子，均齊集上海，對大師一切事業共做通盤的集議商討，席間一致公推印順法師負起領導編纂全書的責任，印公至此，亦義不容辭，乃決定待禮謁尊師後，開始進行。¹⁵

太虛大師門下弟子八百餘人，討論太虛大師未竟事業的繼承問題，作出決議：

重慶世苑漢藏教理院，由法尊主持；武昌世苑圖書館，由葦舫主持；海潮音由塵空主編；大師色身舍利塔，建於奉化雪竇山，各地得分請舍利建紀念塔；大師法身舍利，由印順負責編纂；大師遺物，概移存武昌紀念。¹⁶

這也可知，自抗戰後，無論是太虛大師本人，還是太虛大師門下弟子，都將印順法師與法尊法師、葦舫法師、塵空法師視為太虛大師後期最重要的四大弟子。在太虛大師的弟子的眼中，結集大師法身舍利一事，只有印順法師才能勝任。

三、印順法師對太虛大師思想的繼承與發展

（一）繼承方面

¹⁵ 續明，〈太虛大師全書編纂始末略記〉，見印順編，《太虛大師全書目錄》。

¹⁶ 印順，〈太虛大師年譜〉，見《印順法師佛學著作集》13冊，頁539-540。

印順法師的佛學思想，深受太虛大師影響，侯坤宏在〈從太虛大師到印順導師〉一文中，列出七條：

- 1、1930年2月，印順到廈門閩南佛學院求學，正式投身太虛門下，在《遊心法海六十年》，印順說：「虛大師的『人生佛教』，對我有重大的啟發性。讀《大乘宗地引論》與《佛法總抉擇談》，對虛大師博通諸宗而加以善巧的融會貫通，使我無限的佩服。我那年的創作——《抉擇三時教》，對於智光的三時教，唯識宗的三時教，抉擇而予以融貫，就是學習虛大師的融貫手法。」
- 2、1940年，印順讀到太虛的〈我怎樣判攝一切佛教〉、〈我的佛教改革運動略史〉、〈從巴厘語系佛教說到今菩薩行〉，每篇都引起他深深的思惟，有了一些新的啟發，也引起了一些新的思考。印順說：「我雖然曾在佛學院求學，但我的進修，主要是自修。虛大師給我思想上的啟發，也是從文字中來的。」
- 3、在《平凡的一生》中，印順說：「我出家以來，對佛法而能給予影響的，虛太師(文字的)而外，就是法尊法師(討論的)。」
- 4、在〈我懷念大師〉一文中，印順說：「我與大師(太虛)，永遠是思想與文字的關係。」
- 5、在〈略論虛大師的菩薩心行〉，印順說：「我深受大師思想的啟發，對大師也有某種程度的理解，但自己為宿習所熏的根性所限，即使嚮往有心，也不可能成為大師那樣的菩薩。」
- 6、在〈遊心法海六十年〉結語中，印順發抒對太虛大師的懷念說：「他(太虛)不但啟發了我的思想，又成全了我可以修學的環境。」
- 7、在《法海微波》序文中，印順提及：「自己多病又不善交際，所以雖列太虛大師門下，不可能追步大師的遺蹤。加上古老

而衰落的中國佛教，不可能迅速改觀，不如多作些思想啟發的工作，也可以說是太虛大師『教理革命』的延續。」¹⁷

以上七點之外，我們還可以從菩薩心行中，看到太虛大師與印順導師的相同之處，如太虛大師在〈新與融貫〉一文中說到自己的幾個特點：

一、不是研究佛書的學者；二、不想作一宗一派的徒裔；三、沒有求即時成佛的貪心；四、學菩薩發心修行。印順導師在〈太虛大師的菩薩心行的認識〉一文中，對以上四點做了進一步的說明，在導師的其他著作中，多處顯示出相同的意趣，如在《空之探究》中說：「我讀書不求甚解，泛而不專，是不適於專宏一宗，或深入而光大某一宗的。還有，面對現實的佛教，總覺得與佛法有一段距離。我的發心修學，只是對佛法的一點真誠，希望從印度傳來的三藏中，理解出行持與義解的根源與流變，把握更純正的，更為了適應而天（神）化、俗化的佛法。這是從寫作以來，不敢忘失的方針。」¹⁸

印順法師在《華雨集》第四冊中說：

但我不是宗派徒裔，不是學理或某一修行方法的偏好者。我是為佛法而學，為佛法適應於現代而學的，所以在佛法的發展中，探索其發展的脈絡，而瞭解不同時代佛法的多姿多態，而作更純正的，更適應於現代的抉擇。」「……我再度表明自己：我對佛法作多方面的探求，寫了一些，也講了一些，但我不是宗派徒裔，也不是論師。我不希望博學多聞成一佛學者；……願生生世世在這苦難的人間，為人間的正覺之音而獻身！」¹⁹

¹⁷ 侯坤宏，《真實與方便——印順思想研究》（台北：法界出版社，2009年），頁16-18。

¹⁸ 印順，《空之探究》，見《印順法師佛學著作集》38冊，〈自序〉頁a2。

在《勝鬘經講記》中說：

學佛，切不可好高騖遠，為頓教圓教等好聽的詞句所欺。盡他說即身成佛，當下成佛，一切還要問自己。只要腳踏實地，發心修學，功到自然成就。佛法中或說即身成佛等，是專為懈怠眾生說的。有些人聽了要久劫熏修，就畏難而退，所以說：即生可以成辦，攝引他發心向佛。²⁰

印順法師強調自己為佛法而學，不是宗派徒裔，也不是論師，不做佛學者，願生生世世在人間的久劫修行的發心，這不能不說是源自於太虛大師的菩薩心行，這也可以看做是印順法師對太虛大師思想的繼承。

（二）師生思想的不同

印順法師透過閱讀太虛大師的文章獲得思想的啟發與影響，但並不是全部無條件的接受太虛大師思想，正如他自己所分析，他與太虛大師不同之處表現如下四點：一、太虛大師有如峰巒萬狀，他則是孤峰獨拔。二、太虛大師長於融貫，他偏重辨異。三、太虛大師多用「人生佛教」，他則說「人間佛教」。四、在大乘佛教中，太虛立三宗：法性空慧宗、法相唯識宗、法界圓覺宗，而他說三系：性空唯名系、虛妄唯識系、真常唯心系，內容大致相同，但太虛大師認為法界圓覺宗（印順稱為真常唯心系）是大乘根本，在印度出現的時間要早於龍樹、無著，印順法師卻認為真常唯心論的出現於龍樹、無著之後。²¹

¹⁹ 印順，《華雨集》第四冊，見《印順法師佛學著作集》28冊，頁33、頁70-71。

²⁰ 印順，《勝鬘經講記》，見《印順法師佛學著作集》3冊，頁19。

²¹ 印順，《華雨集》第五冊，見《印順法師佛學著作集》29冊，頁102-103之原文：我與大師是有些不同的：一、大師太偉大了！「大師是峰巒萬狀，而我只能孤峰獨拔」。二、大師長於融貫，而我卻偏重辨異。如我論到迦葉與阿難，大

(三) 繼承而後發展

姚彬彬在〈太虛大師與印順法師思想之同異問題——「人生佛教」與「人間佛教」辨義〉一文中說：

毋庸諱言，印順與太虛的學術思想，的確是有不少不同之處的，不過這種「差異」，卻實在不宜解讀為思想的對立，而是類乎一種思潮發展過程中，後來的集大成者對於早期草創規模者的發展和揚棄。——這方面的情況，頗有些像中國儒學史上的朱熹之於二程、王守仁之於陸九淵一樣，是後人對前人的推進。若馮友蘭多次聲稱自己的哲學「大體上是承接宋明道學中之理學一派。我們說『大體上』，因為在許多點，我們亦有與宋明以來的理學，大小相同之處。我們說『承接』因為我們是『接著』宋明以來的理學講的，而不是『照著』宋明以來的理學講的。」——印順之於太虛，其實也正是這麼一種「接著講」。²²

太虛大師是人生（間）佛教概念的提出者，雖曾在抗戰時期編成一部專書《人生佛教》，但卻沒有給予相應的理論建設，更沒有經說依據，

師評為：「點到為止」。意思說：有些問題，知道了就好，不要說得太清楚。我總覺得還是說得明白些好，那知說得太明顯了，有些是會惹人厭的。三、大師說「人生佛教」，我說「人間佛教」：「一般專重死與鬼，太虛大師特提示人生佛教以為對治。然佛法以人為本，也不應天化、神化。不是鬼教，不是（天）神教，非鬼化非神化的人間佛教，才能闡明佛法的真意義」（《遊心法海六十年》）。其實，大師也說：「融攝魔梵，漸喪佛真之泛神秘密乘，殊非建立三寶之根本」。可是「點到為止」，只說不適宜於現代而已。四、在印度大乘佛教中，大師立三宗，我也說三系，內容大同。不過我認為：在佛教歷史上，「真常唯心論」是遲一些的；大師以此為大乘根本，所以說早於龍樹、無著。

²² 姚彬彬，〈太虛大師與印順法師思想之同異問題——「人生佛教」與「人間佛教」辨義〉，見微信自媒體平台《論衡》，<http://mp.weixin.qq.com/s/Or6i0AzD2e21eFG5v3LiCQ>。

這也是太虛大師「人生（間）佛教」理念被當時佛教保守勢力所詬病的
地方。從這個角度而言，姚彬彬先生將其指為草創者，是能接受的。印
順法師在太虛大師提出概念的基礎上，從《阿含經》找著依據，並從「教
授、教誡、教史」三個方面，結合「時、地、人」的適應性，完成了理
論建設。當然，印順法師並不僅僅是為了證明「人生（間）佛教」而做
系統說明，他是在繼承太虛大師思想的基礎上，進一步揚棄，如《說一
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的〈自序〉中說：

佛法是宗教，佛法是不共於神教的宗教。如作為一般文化，或
一般神教去研究，是不會正確理解的。俗化與神化，不會導致佛
法的昌明。中國佛教，一般專重死與鬼，太虛大師特提示人生佛
教以為對治。然佛法以人為本，也不應天化、神化。不是鬼教，
不是（天）神教，非鬼化非神化的人間佛教，才能闡明佛法的真
意義。²³

又在《佛在人間》中說：

神鬼的可分而不可分，即會變成了又神又鬼的，神化、巫化了的
佛教。這不但中國流於死鬼的偏向，印度後期的佛教，也流於天
神的混濫。如印度的後期佛教，背棄了佛教的真義。不以人為本
而以天為本（初重於一神傾向的梵天，後來重於泛神傾向的帝釋
天），使佛法受到非常的變化。所以特提「人間」二字來對治他；
這不但對治了，偏於死亡與鬼，同時也對治了偏於神與永生。真
正的佛教，是人間的，惟有人間的佛教，才能表現出佛法的真義。
所以我們應繼承『人生佛教』的真義，來發揚人間的佛教。²⁴

²³ 印順，《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見《印順法師佛學著作集》
36冊，〈自序〉頁a2-a3。

在《遊心法海六十年》中說：

大師說「人生佛教」，我說「人間佛教」：一般專重死與鬼，太虛大師特提示人生佛教以為對治。然佛法以人為本，也不應天化、神化。不是鬼教，不是（天）神教，非鬼化非神化的人間佛教，才能闡明佛法的真意義」。²⁵

可見，「人間（生）佛教」是由太虛大師首倡，印順法師在太虛大師的基礎上，對人間佛教進一步詮釋，並構建完整的理論體系。

2005年6月4日，印順導師圓寂，聖嚴法師發表〈佛門星殞 人天哀悼〉一文說：

我們法鼓山推出「人間淨土」及「心靈環保」的世界性運動，主要的構想，也是出於人間佛教的啟發。印順導師是現代佛教的世界級偉人，堪稱為「人間佛教之父」，此一思想雖是釋迦佛化世的本懷，至所以能夠形成今日佛教世界的一大思潮及一大運動，則是出於印順導師大聲疾呼而來的貢獻。²⁶

2009年11月6日，在「印順法師佛學著作出版座談會」上，學誠法師致辭說：

印順法師最大的貢獻在於，他系統地論證了「人間佛教」歷史的和經典的根據，深刻揭示了佛教中存在的「死化」、「鬼化」、「梵化」乃至「巫化」的現象，極大地完善了「人間佛教」的理論體系和實踐體系，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太虛大師三大革命中的教理革命。²⁷

²⁴ 印順，《佛在人間》，見《印順法師佛學著作集》14冊，頁23。

²⁵ 印順，《華雨集》第五冊，見《印順法師佛學著作集》29冊，頁102。

²⁶ 聖嚴法師，〈佛門星殞 人天哀悼〉，見《弘誓》雙月刊第75期（2005年7月）。

太虛大師圓寂之後，印順法師將太虛大師未竟的心願繼承下來，經過他的大聲疾呼，人間佛教成為「佛教世界的一大思潮及一大運動」，同時，也在不斷探索中，才得以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太虛大師三大革命中的教理革命」。

四、「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的代代承襲

太虛大師為佛教的菩薩心行，激蕩了傳統佛教的一潭死水。他提出的三大革命，處處受到保守勢力的抵制。大師於 1947 年圓寂，太虛大師在世時，人間（生）佛教的理念也沒有多少人響應，這使得大師在臨終前囑印順法師：「回來時，折幾枝梅花來吧！」太虛大師感慨自己一生努力為佛教，卻如同寒冬的梅花，除了最能懂他的印順法師外，少有回應。

印順法師作為太虛大師人間佛教的繼承者，認為佛教的復興，要把握佛法的特質並明白流變。他《印度之佛教》中說：

深信佛教於長期之發展中，必有以流變而失真者。探其宗本，明其流變，抉擇而洗鍊之，願自治印度佛教始。察思想之所自來，動機之所出，於身心國家實益之所在，不為華飾之辯論所蒙，願本此意以治印度之佛教。²⁸

他本著愛師更愛真理的精神，深入探究，從印度佛教的歷史、教理方面對人間佛教進行了理論建設，也因此與太虛大師的佛教觀產生了分歧，但終為中國佛教注入了一股清流。

²⁷ 學誠法師，〈在《印順法師佛學著作全集》出版座談會上的致詞〉，見學誠法師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9e98b90100fto3.html。

²⁸ 印順，《印度之佛教》，見《印順法師佛學著作集》33 冊，頁 a4。

兩千多年前的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從十七歲開始，跟隨柏拉圖學習了二十多年。亞里士多德非常敬重他的老師，曾寫詩讚美柏拉圖是唯一的。但在追求真理的過程中，他沒有被老師柏拉圖和蘇格拉底的光環蒙蔽雙眼，在對老師的思想和古希臘的其他思想流派進行深入的學習後，在哲學思想的內容和方法上都與柏拉圖有著嚴重的分歧，並堅決地批評老師的錯誤和缺點，於是有人指責他背叛了老師，亞里士多德回應了一句流傳千古的名言：「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正是對於真理孜孜不倦的追求，三代師徒青出於藍，而勝於藍，最終成就了古希臘三賢的思想豐碑。

佛教從東漢傳來中國，經過魏晉南北朝與中國文化的碰撞與交融，最終於隋唐達到極盛，形成具有中國文化特色的佛教八大宗，宋元以後，佛教思想陷於沉寂，在對祖師的權威與傳統的讚歎中，進而一味屈從權威，導致佛學思想陳陳相因，了無新意，三教合一思想漸興而佛教趨於沒落。直至民國，有楊仁山居士創「金陵刻經處」刻印經典，傳播佛經，創「祇洹精舍」開啟佛學教育新模式。楊仁山刻印從日本帶回來的唯識論典，開啟了唯識學的復興之路，但其本身的佛學思想，還是側重於中國傳統的《楞嚴》、《圓覺》。仁山居士的學生歐陽竟無本著「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的精神，「在一個義利不辨、師道不行的時代，他們高揚師道的價值，終生獻身於師門事業，前赴後繼，薪盡火傳；然而，為了求道的真實和學術的尊嚴，以『依法不依人』的磊落胸懷，敢於修正師尊的思想。他們終日與青燈黃卷相伴，對數千卷佛經進行了最嚴格的校勘，卻敢於對師尊和自己藉以入門的《楞嚴經》、《大乘起信論》等經典的真實性提出質疑。」²⁹

²⁹ 王雷泉，〈悲憤而後有學〉，《佛教文化》1996年第2期。

五、結語

每一種思想的出現，總會有人認同，有人反對，有善意的商榷者，也有惡意的毀謗者。佛教的復興過程中，引發的思想激盪也如此。印順法師對佛教愛之也深，痛之也切，但他深入印度佛教歷史的探究，得出了與中國化的宗派佛教不同的認識而受到宗派徒裔的反對，因此在承受來自教界的誤解與反對的同時，還承受了故意製造師徒分歧者的惡意歪曲，雖然這種故意，不會對太虛大師和印順法師造成任何的影響，但卻會誤導讀者。

蔣勁松〈中國近代佛教史上一場重要的路線鬥爭——太虛大師對印順法師《印度之佛教》的評議略述〉一文，雖有學者姚彬彬〈太虛大師與印順法師思想之同異問題——「人生佛教」與「人間佛教」辨義〉、宣方教授〈「倒印」學者為何失實、失範、失德？〉對該文進行回應，但惡意毀謗，並不會因為幾篇文章而消散。因此，本文不是為了回應故意者的歪曲，而是希望為善意者提供一些理解的方便。

參考書目

一、專書

太虛著，印順編，《太虛大師全書》，新竹：印順文教基金會，2006年光碟版。

印順，《太虛大師年譜》，新竹：印順文教基金會，2006年光碟版。

印順，《平凡的一生》（重訂本），新竹：印順文教基金會，2006 年光碟版。

印順，《印度之佛教》，新竹：印順文教基金會，2006 年光碟版。

印順，《佛在人間》，新竹：印順文教基金會，2006 年光碟版。

印順，《佛法概論》，新竹：印順文教基金會，2006 年光碟版。

印順，《空之探究》，新竹：印順文教基金會，2006 年光碟版。

印順，《勝鬘經講記》，新竹：印順文教基金會，2006 年光碟版。

印順，《華雨香雲》，新竹：印順文教基金會，2006 年光碟版。

印順，《華雨集》，新竹：印順文教基金會，2006 年光碟版。

印順，《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新竹：印順文教基金會，2006 年光碟版。

侯坤宏，《真實與方便——印順思想研究》，台北：法界出版社，2009 年。

演培法師，《一個凡愚僧的自白》，台北：演培法師全集出版委員會，2006 年。

劉成有，《佛教現代化的探索——印順法師傳》，台中：太平慈光寺，2008 年。

二、論文

姚彬彬，〈太虛大師與印順法師思想之同異問題——「人生佛教」與「人間佛教」辨義〉，微信自媒體平台「論衡」，<http://mp.weixin.qq.com/s/Or6i0AzD2e21eFG5v3LiCQ>。

王雷泉，〈悲憤而後有學〉，《佛教文化》1996 年第 2 期。

三、雜誌、網站

聖嚴法師，〈佛門星殞 人天哀悼〉，見《弘誓》雙月刊第 75 期，2005 年 7 月。

學誠法師，〈在《印順法師佛學著作全集》出版座談會上的致詞〉，見學誠法師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9e98b90100fto3.html。